

揮

塵

錄

揮

毫

鋒



揮麈後錄卷之二

汝陰王 明清

宋興已來宰輔封國公者已見宋次道春明退朝錄

自熙寧以後者今列于後

陳丞相秀 王文公舒荆 王文恭郇岐 韓獻肅康

章子厚申 韓文定儀 蔡元長嘉衛魏 童貫涇成益

何正憲榮 鄭文正崇宿 余源仲豐衛 劉文憲康

鄧子常莘 王黼崇慶 蔡攸英燕 白丞相崇

呂忠穆成 張忠獻和魏 秦忠獻莘慶翼 張循王濟廣

韓蘄王英福 秦熈嘉 陳文恭信福 湯進之榮慶

虞忠肅濟華 史文惠永衛 陳正獻申福 梁文靖儀 趙丞相沂

五

王丞相

信福
興魯

周丞相

濟

留丞相

申

京丞相

魏

謝丞相

蔡元道作官制舊典極其用心甚爲詳縝但事有抵牾或出於穿鑿者有所未免明清嘗略引舊文以證數項于印本上僉貼呈似遂初尤丈延之深以歎賞其帙尚存尤丈處不復悉紀姑以一條言之熙寧三年許將以磨勘當遷宰相王安石方欲抑三人之進取遂轉太常博士初下筆方成大字堂後官以手約定具陳祖宗舊制當遷右正言安石乃改大字右筆作口字回知前輩堂後官猶能執祖宗之法耳時先公掌外制乃見而知之者明清以謂磨勘吏部成法非宰相所得而專縱使

有之王荆公之文過執拗世所共知當新法之行
雖韓富歐范司馬諸公與之爭悉不能回其意豈
一堂吏能轉其筆耶元道玄先公即延慶王荆公
薦李資深時蘇子容李才元宋次道繳其改官除
監察御史之命荆公改授延慶即爲書行延慶字
仲遠文忠齊之子也別命書讀始此

方通興化人與蔡元長鄉曲婣婭之舊元長薦之以
登要路其子軫宏放有文采元長復欲用之軫聞
之即上書訟元長之過既達乙覽元長取其疏自
辯云大觀元年九月十九日勅中書省送到司空
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魏國公蔡京劄子奏伏蒙宣

示方軫章䟽一項論列臣睥睨社稷內懷不道效
王莽自立爲司空效曹操自立爲魏國公視

祖宗神靈爲無物玩 陛下不啻若嬰兒專以紹

述熙豐之說爲自媒之計上以不孝劫持人主下
以謗訕詆誣恐赫天下威震人主禍移生靈風聲
氣焰中外畏之大臣保家族不敢議小臣保寸祿
不敢言顛倒紀綱肆意妄作自古爲臣之姦未有
如京今日爲甚爰自崇寧已來交通閭寺通謁宮
禁蠹國用則若糞土輕名器以市私恩內自執政
侍從外至帥臣監司無非京之親戚門人政事上
不合於天心下悉結於民怨若設九鼎鑄大錢置

三衛興三舍祭天地於西郊如此之類非獨無益
又且無補其意安在京凡妄作必持說劫持上下
曰此先帝之法也此三代之法也或曰熙豐遺意
未及施行仰惟神考十九年間典章文物粲然
大備豈蔡京不得馳騁於當年必欲妄施於今日
以罔在天之神靈凡欲奏請盡乞作御筆指揮
行出語士大夫曰此上意也明日或降指揮更
不施行則又語人曰京實啓之也善則稱已過則
稱君必欲陛下歛天下怨而後已是豈宗社
之福乎天下之事無常是亦無常非可則因之否
則革之惟其當之爲貴何必三代之爲哉李唐三

百年間所傳者二十一君所可稱者 太宗一人而已當時如房杜王魏智慮才識必不在蔡京之下竊觀正觀間未嘗一言以及三代後世論 太宗之治者則曰除隋之亂比跡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京不學無術妄以三代之說欺 陛下豈不爲有識者之所笑也元豐三年廢殿前廨宇二千四百六十間造尚書省分六曹設二十四司以揔天下機務落成之日車駕親幸命有司立法諸門牆窻壁輒增脩改易者徒貳年京惡白虎地不利宰相盡命毀圻收置禁中是欲利 陛下乎是謂之紹述乎

括地數千里屯兵數十萬建置四輔郡遣親信門
人爲四輔州總管又以宋喬年爲京畿轉運使密
諷兗州父老詣闕下請車駕登封意在爲東京
留守是欲乘輿一動投間竊發呼吸群助不知
宗廟社稷何所依倚陛下將措聖躬於何地臣
嘗中夜思之不覺涕泗橫流也臣聞京建議立方
田法欲擾安業百姓借使行之豈不召亂乎又況
數年間行鹽鈔法朝行夕改昔是今非以此脫賺
客旅財物道途行旅謂朝廷法令信如寒暑未
行旬浹又報鹽法變矣鈔爲故紙爲弃物家財蕩
盡赴水自縊客死異鄉孤兒寡婦號泣籲天者不

知其幾千萬人聞者爲之傷心見者爲之流涕生
靈怨歎皆歸咎於陛下然京自謂暴虐無傷柰
皇天后土之有靈乎所幸者祖宗不馳一騎以
得天下仁厚之德涵養生靈幾二百年矣四方之
民不忍生事萬一有壟上之耕夫等死之亭長嘯
聚亡命於一方天下嚮應不約而從陛下何以
枝梧其禍乎內外臣僚皆京親戚門人將誰爲
陛下使乎京乘此時談笑可得陛下之天下也
元符末年陛下嗣服之初忠臣義士明目張膽
思見太平投匭以陳已見者無日無之京鉗天下
之口欲塞陛下耳目爲邪等賊虐忠良天下之

士皆以忠義爲羞方且全身遠害之不暇何暇掄
陛下之失乎柰何 陛下以京爲忠貫星日以忠
臣義士爲謗訕詆誣或流配遠方或除名編置或
不許齒仕籍以言得罪者無慮萬人矣誰肯爲
陛下言哉蔡攸者垂髫一頑童耳京遣攸日與
陛下游從嬉戲必無文武堯舜之道啓沃 陛下
惟以花栽恠石籠禽檻獸舟車相嚙不絕道路今
日所獻者則曰臣攸上進明日所獻者則又曰臣
攸上進故欲愚 陛下使之不知天下治亂也久
虛諫院不差人自除門人爲御史京有反狀 陛
下何從而知臣是以知京必反也臣與京皆壺山

人也案讖云水遶壺公山此時方好看京諷部使
者鑿渠以遶山日者星文謫見西方日蝕正陽之
月天意所以啓 陛下聰明者可謂極也柰何

陛下略不省悔默悟帝意止於肆恩赦開寺觀避
正殿減常膳舉常儀以荅天戒而已然國賊尚全
首領未聞梟首以謝天下百姓此則神民共憤

祖宗含怒在天之日久矣 陛下勿謂雉鳴乎鼎

穀生于朝不害 高宗太戊之德九年之水七年
之旱不害堯湯之聖古人之事出於適然今日之
事禍發不測天象人情危慄如是伏惟 陛下留
神聽覽念 藝祖創業之難思履霜堅冰之戒今

日冰已堅矣非獨履霜之漸願 陛下早圖之後
悔之何及臣批肝爲紙瀝血書辭忘萬死叩 天
闔區區爲 陛下力言者非慕 陛下爵祿而言
也所可重者 祖宗之廟社所可惜者天下之生
靈而自忘其言之迫切 陛下殺之可也赦之可
也竄之可也臣一死生不繫於重輕 陛下上體
天戒下顧人言安可愛一國賊而忘廟社生靈之
重乎冒瀆天威無任戰慄之至謹脩錄如后臣讀
之駭汗若無所容臣以愚陋備位宰司不能鎮伏
紀綱訖無毫髮報稱徒致姦言干浼 聖聽且人
臣有將必誅之刑告言不實有反坐之法臣若有

是事死不敢辭臣若無是事方軫之言不可不辯
伏望 聖慈付之有司推究事實不可不問取進
止 詔軫削籍流嶺外後竟殂于貶所元長猶用
其兄會爲待制家間偶存此疏錄以呈太史李公
仁甫載之長編當是時也元長領天下事誰敢言
者軫獨能奮不顧身無所回避如此使 九重信
其言遂元長元長悟其說急流勇退則 國家無
後來之患元長與軫得禍俱輕三者備矣

禩宣和元年八月丁丑 皇帝詔大晟作景鍾是月二
十五日鍾成 皇帝以身爲度以度起律以律審
聲以聲制鍾以鍾出樂而樂宗焉于以祀天地享

鬼神朝萬國罔不用又在廷之臣再拜稽首上頌
明明天子以身爲度有景者鍾衆樂所怙於昭于
天乃眷斯顧揚于大庭罔不時序億萬斯年受天
之祐此翰林學士承旨強淵明之文也偶獲斯本

不謹錄于右

王冢輔道樞密韶之子少豪邁有父風早中甲科善
議論工詞翰曾文肅蔡元長薦入館爲郎後以直
祕閣知汝州考滿守陝年未三十輕財喜士賓客
多歸之坐不覺察盜鑄免官自負其材受辱不羞
是時羽流林靈素以善役鬼神得幸而輔道之客
異其復用乘時所好昌言輔道有術可致天神出

靈素上捱不得施蓋其客亦能請紫姑作詩詞而已非林之比輔道固所不解然實不知客有此語也輔道嘗對別客謂靈素太誕妄安得爲上言之其言適與前客語偶合工部尚書劉炳子蒙者輔道母夫人之姪孫也及其弟煥子宣俱長從班歆豔一時時開封尹盛章新用事忌炳兄弟進思有以害其寵未得也初炳視輔道雖中表然炳性謹厚每以輔道擇交不慎踈之會炳姑適王氏於輔道爲娵一日輔道語其娵曰某父欲謁子蒙兄弟奉從容然不得其門而入柰何娵曰俟我至其家可往候之輔道於是如其教候炳於賓舍久之

始得通炳逡巡猶不欲見迫於其姑勉強接之既就坐談論風生亶亶不勸炳大歎服入告其姑曰久不與王叔言其進乃尔自恨不及也因遣持馬人歸止宿其家自是始相親洽殆至興獄未及歲也前客語既達靈素靈素忿怒泣請于上且增加以白之曰臣以羈旅荷陛下寵靈而姦人造言累及君父乞放還山以避之不然願置對與之理上令逮捕輔道與所言客姚坦之王大年以其事下開封使者至輔道自謂無它亦不以介意語家人曰辯數乃置無以爲念也至獄中刻木皆出帝求書且謂輔道曰昔蘇學士坐繫烏臺時衛獄